



经典1童话

◎ (法) 乔治·桑/著
邓荣成/译

The Story that
grandmother Speak

祖母的故事

教育了几代人的世界经典童书

祖母的故事

◎ (法) 乔治·桑 / 著
邓荣成 / 译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祖母的故事 / (法) 桑著; 邓荣成译. - 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 2006. 1
(金海豚经典译丛)
ISBN 7-80699-522-6

I. 祖... II. ①桑... ②邓... III. 童话-法国-现代 IV. I565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1006 号

责任编辑: 路 嵩
装帧设计: 天下图文工作室

祖母的故事

(法) 乔治·桑 著
邓荣成 译

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
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
邮政编码: 150040 电话: 0451-82159787
E-mail: hrbcbbs @ yeah. net
网址: www. hrbcbbs. com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36 插图 56 幅 字数 780 千字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7-80699-522-6 / I · 158
定价: 64.80 元(全 6 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举报电话: 0451-82129292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



一、皮克多尔都城堡/1 - 1

(一) 会说话的雕像/2 - 10

(二) 戴面纱的太太/11 - 22

(三) 皮克多尔都小姐/23 - 34

(四) 小巴库斯/35 - 44

(五) 失去的相貌/45 - 53

(六) 要寻找的相貌/54 - 63

(七) 又找着的相貌/64 - 73

(八) 破产/74 - 81

目 录



(九) 重游皮克多尔都/82 - 90

(十) 雕像的演说/91 - 101

二、玫瑰云/102 - 140

三、巨人岩/141 - 190



一、皮克多尔都城堡

献给我的孙女奥罗尔·桑

究竟有没有仙女？这真是个问题。你正在喜爱神秘的年龄，我当然希望自然界里有神秘，也希望你热爱它们。

至于我，当然认为有神秘啦。否则我怎么能把它们的故事讲给你听呢。

真想知道，那些所谓超自然的精灵和仙女在哪儿？它们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？它们如何影响我们，又将把我们引到哪儿？这些问题就连许多大人也弄不太清楚，所以我想让大人们也读读这些我伴你睡觉时所讲的故事。





(一) 会说话的雕像

从前，在日伏当省的荒郊野岭中有一座废弃的城堡，它的名字叫皮克多尔都。它孤零零地躲在深山老林里，很凄凉，很忧郁。就像一个人经历了许多欢娱，享用了许多盛宴，最后却在贫穷、衰弱、遗弃中死去。

可敬的弗洛沙岱先生是法国南部有名的画家。他乘着邮车，沿着小河边的路往前赶。八岁的黛安是他惟一的女儿，他刚从芒德城的维西坦丁修道院把她带出来，接回家去。三个月来黛安隔日发烧，医生建议她多呼吸家乡的空气。弗洛沙岱先生想把女儿带到他在阿尔的一所别墅去。

前一个晚上，父女俩从芒德出发，为了去见一个亲戚绕道走了一段路。当晚他们要在圣·让·加尔多南克歇宿，现在那里叫圣·让·德·加尔。

这还是通铁路以前很久的事情，那时一切都比现在慢很



多。他们只有在第三天才能到家。路不好，他们走得更慢。弗洛沙岱先生下了车，在车夫旁边步行前进。

“前面是什么？”他向车夫问道，“是废墟呢，还是白色的岩石？”

“怎么？先生，”车夫说，“您不认识皮克多尔都？”

“我真不认识，因为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。我从没走过这条路，以后也不会从这儿走。这条道真差，我们没法前进。”

“忍忍吧，先生。这条老路比新路短。如果取道新路，在歇宿前您还得走七古里。走这条道儿，只剩下两古里了。”

“如果要用五个小时才能走完它，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占了便宜。”

“先生真会开玩笑。两小时后，我们就到圣·让·加尔多南克了。”

一想到他的小黛安，弗洛沙岱先生不禁叹起气来。今天她又将发烧。他希望在她热病发作前能赶到旅馆，好把她放在床上，能暖和些。山谷的空气挺潮湿，太阳也落山了。他真担心，如果女儿在车上就发烧，加上夜晚的寒冷和老路上的颠簸，她的病真的会重起来。

“啊，这种破路！”他对车夫说，“没人走了么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这条道原本是为城堡修的。城堡被遗弃，路也就荒芜了……”



“城堡看起来富丽堂皇的，怎么没人住呢？”

“在它开始损坏时，城堡的继承人没有钱去维修它。从前它属于一位富有的领主大人，他在这里疯狂地为所欲为：舞会、看戏、赌博、盛宴。城堡慢慢就残破了。他的后人也没有发迹，城堡没有被重修，虽然外貌很是壮观。总有一天，城堡会倒塌下来，崩到河里去，落到我们现在走的路上。”

“只要我们今天晚上能通过，它爱倒不倒。可是，它为什么有这么奇怪的皮克多尔都的名称呢？”

“您看到了么，就是因为从城堡上面的树林里突出来的那块岩石，它好像被火烧弯了似的。据说，古时候这个地方曾遭过火灾，大家把这样的地方叫做火山区。我打赌，您从没见过这样的地方吧？”

“嘿，我见过许多啦。但是我现在对这种地方不感兴趣。朋友，请你骑上马，赶紧走吧。”

“先生，请原谅。我们还要经过花园里为瀑布给水的水库。那里已经没有什么水了，倒有不少瓦砾，我得小心谨慎地牵马。别为小姑娘担心，她不会有什么危险。”

“可能没事儿，”弗洛沙岱先生回答，“但是我宁肯把她抱在怀里。提醒我一下。”

“到这儿了，您按自己的意愿做吧。”

画家让马车停住，把黛安抱了出来。她昏昏欲睡，并开始



感受发烧的痛苦了。

“走上台阶，”车夫说，“再穿过露台，你们就可以在路的拐角处和我碰头了。”

弗洛沙岱先生一直抱着女儿，走上台阶。这些台阶虽然已经破烂不堪，但还保持着尊贵的气概，两边伫立着美丽的栏杆和间隔相宜的精致雕像。从前露台曾铺过石板，现在成了野生植物园，芜草从开裂的石缝里挤出来，与当年种在盆里的珍贵矮树混杂在一起。绛红色百合花和一簇簇野蔷薇相互缠绕，茉莉花在荆棘丛中绽放，雪松傲立在土枞树之上，常春藤厚厚地铺得像地毯，或像花冠一样悬挂着。草莓的藤蔓像阿拉伯文字似的，沿着台阶一直爬到雕像的基座。这个被野生植物侵袭的露台也许从来没有如此美丽过。但弗洛沙岱先生是位沙龙画家，他不太喜爱亲近自然。况且在黄昏里，这些茂盛的植物使得他很难前行。他怕荆棘刺伤女儿漂亮的脸庞，便尽力护着她。这时，他听见下面有一阵马蹄踏在石头上的声响，夹杂着车夫的咒骂声，好像他遇到了不幸的事情。

怎么办呢？怀里抱着生病的孩子，怎么能够跑过去援救车夫？小黛安温柔懂事，解除了父亲的困难。车夫的叫声把她弄醒，她知道父亲得去援救可怜的赶车人。

“快点儿去吧，爸爸，”她对父亲说，“我在这里挺好的。花园太漂亮了，我非常喜欢。把你的外套留给我，我在这里等



你。回头你到大花盆脚下来找我。别着急。”

弗洛沙岱先生用大衣将女儿裹好后，赶紧跑过去看出了什么事。车夫倒没事儿，只是在越过残垣断壁时翻了车，两个车轮都弄坏了。一匹马摔倒，膝盖受了伤。车夫感到绝望，不断地叹气。弗洛沙岱先生只能忍住无用的心头之火。天色将黑，抱着挺沉的孩子走两古里路，或者说要走三个小时，他怎么办？他实在没有别的好办法。他留下车夫，让他一个人想办法解决，自己回头去找黛安。

但是，她没有在大花盆脚下睡着等父亲来，而是活泼、愉快地迎了过来。

“爸爸，”她说，“我站在露台边上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。车夫没事，但是马受了伤，车子也坏了。今晚我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我正为你的焦虑在担心呢，忽然听到一位太太叫我的名字。我一抬头，看到她引臂指向城堡，像是请我进去。我们进去吧，我相信她一定很高兴，我们在她家一定挺好的。”

“孩子，你说的哪位太太呀？这个城堡里没有人住，我也没看到一个人影啊。”

“你没看到她？那是因为天开始黑了。但是我看她真的很清楚呢。看！她总是指着城堡的门，我们应该从那儿进她家。”

弗洛沙岱先生顺着女儿所指的方向看过去。原来是一座真



人大小的雕像，有着优雅、和蔼的姿态，很“好客”地向来访者指着城堡的入口处。

“那位太太是座雕像，”他对女儿说，“你是在梦中看到她和你说话吧。”

“不，爸爸，我没有做梦。我们应该按她说的去做。”

孩子病了，弗洛沙岱先生不愿意让她不快。他瞟了一眼，城堡的正面装饰富丽堂皇，藤草从阳台上垂下来，挂在雕塑的边缘上，看起来相当显赫、坚固。

“是的，”他想，“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地方以前，这儿倒是个安身之处。我找个角落让黛安歇息，然后再作打算。”

他们走了进去，她紧紧地牵着父亲的手。循着雄伟的列柱廊，他们走进一个宽阔的大厅。实际上，这里已经成了野荷、白唇草的花坛，有的柱子已经倒在地上，其余支撑着穹顶的圆柱也是千疮百孔。

弗洛沙岱先生并不喜欢这样的废墟，他正打算回头，车夫来找他了。

“跟我来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这里有个相当结实的阁房，我们可以在那里好好地过上一夜。”

“我们要在这里过夜？如果没法到城里，我们至少到哪个农庄或哪位乡下人的房屋里借宿啊？”

“不可能，先生。除非把您的东西放在车里，可惜马车没



法儿动了。”

“我的行李不多，取出来也不难，把它们放在一匹马上，我和女儿骑另一匹马，你带我们一起去离这里最近的住处。”

“今晚我们到不了任何一个住家。山路很难走，我可怜的两匹马都摔坏了。即使是白天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从这里走出去。愿上帝保佑！最要紧的是让小姐休息。我去给你们找一间房，有门和屏风，屋顶也没有塌下来。我给我的牲口找了一个马厩，我给它们带了一小袋荞麦。您也带了食物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不会悲惨地饿死。我去把你们的衣物和车里的坐垫拿过来，一个晚上很快就会过去。”

“去吧，”弗洛沙岱先生说，“就按你的意思做吧，既然你已经恢复了精神。这里可能有你认识的城堡看护人，他可以同意我们住下吧。”

“这儿没有看护人，皮克多尔都城堡自己看守自己。首先，这里没有什么可拿走的；其次……以后再讲给您听吧。我们现在到了从前的洗澡间，我知道怎么打开门。这里既没有老鼠、猫头鹰，也没有蛇。您等着我，不用害怕。”

他们一边说着，一边穿过几间破旧程度不同的房间，走到一间矮小坚固的阁房。和城堡里其他房间一样，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，但阁房的正面却是各种建筑形式的大杂烩。它建在回廊样式庭院里，模仿古代的公共浴池，里面不大，但保存



得还算好。

车夫从车上取来提灯和蜡烛。他敲打火石点燃提灯后，弗洛沙岱先生发现这里可以住宿。他坐在石柱的台脚上，想把黛安抱过来坐在他的膝盖上。这时车夫返回去取坐垫和衣物。

“不，爸爸，谢谢，”黛安对父亲说，“我很高兴今晚能在这个漂亮的城堡里过夜。我感觉我的病已经好了。我们去帮车夫吧，这样更快些。你肯定饿了，而我呢，真想吃你为我放在小篮子里的点和水果。”

弗洛沙岱先生看到生病的小女儿这么有勇气，就带着她来来回回帮忙做点儿事。一刻钟后，坐垫、外套、箱子、篮子，总之车里所有的行李都搬到这古老城堡的洗澡间里了。黛安没有忘记她的玩具娃娃，刚才翻车时它的一条胳膊折了，她挺想哭，但一看爸爸正为一些更贵重的东西摔坏了而唉声叹气，她便勇敢地不再抱怨。车夫高兴地发现，有两瓶好酒侥幸地逃过摔碎的劫难，他把它们拿过来，喜悦地欣赏。

“一块儿来吧，”弗洛沙岱先生对车夫说，“你给我们找到了住处，并且忠诚地服侍我们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罗马列西，先生！”

“嗯，罗马列西，你和我们一块吃夜宵吧。如果你觉得合适，一起在这个大房间歇息。”

“不，先生。我还要去照料我的马，但是我不会拒绝来杯



酒，特别是这么倒霉的事情发生之后。好，我给你们服务。小黛安可能要喝水，我知道哪儿有山泉。我来给她铺床，我知道怎么照顾孩子，我也有小孩！”

一边说着，忠诚的罗马列西把所有的东西都摆弄到位。晚餐有冷肉、面包、火腿和黛安最喜欢吃的甜点。房间里没有凳子，也没有椅子。还好，大理石的澡池像小梯形剧场一样有阶梯，可以惬意地坐着。从前供人们洗澡用的清泉还在院中喷溅，多棒的泉水，小黛安把水盛在小银杯里喝。弗洛沙岱先生给了罗马列西一瓶酒，自己则留下另一瓶，他们连酒杯都省了。

画家一边吃，一边观察他的女儿。她显得很快乐，愿意讲话，不想睡觉。但当她吃饱后，父亲让女儿休息。他们把垫子和大衣铺在澡池边的一个大理石的槽内，弄成一个相当不错的床。正值盛夏时节，天气很好，月亮开始熠熠闪亮。他们还点燃了一枝蜡烛，屋子里一点儿也不显得昏暗。室内到处都是壁画，可以看到在天花板的图雕上，飞鸟在花环中飞翔，追逐着比它们还大的蝴蝶。墙壁上，仙女们手拉手，围成圈儿跳舞。仙女雕像有的少了腿，有的缺了手，有的没了脑袋。黛安抱着她的玩具娃娃，躺在临时搭好的床上，等待瞌睡的到来。她望着那些跛脚跳舞的仙女，感觉她们好像在参加欢乐的节日。



(二) 戴面纱的太太

当弗洛沙岱先生以为女儿已经入睡时，已经变成仆人的车夫罗马列西正在收拾残羹。

“跟我说说，”弗洛沙岱先生问，“为什么没人照看这座城堡？你跟我说过有什么特别的原因。”

罗马列西先犹豫了一下。但是慷慨大方的旅行家赏赐了好酒，他也就实话实说了：

“您一定会嘲笑我的，先生。你们受过教育的人哪，对有些事情不相信。”

“嗯，我听着呢，我的勇士。我承认，我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。但是我非常喜欢听神秘的故事。这座城堡应该有它的传说，给我讲讲，我不会嘲笑你。”

“那好，您听着。我曾对您说过，皮克多尔都城堡自己照看自己。这是一种说法，实际上有一位戴面纱的太太照看



它。”

“戴面纱的太太？她是谁？”

“啊，谁也不清楚！有人说，她是穿着古装的活人；有人说，她是很久以前住在城堡里的一位公主的魂灵，她每天夜里都来这里。”

“那我们有幸能看到她了？”

“不，先生，您看不到她。她是位很有礼貌的太太，她欢迎旅客到城堡来做客。她有时会邀请过客进来，如果他们不接受邀请，她会弄翻车和马，如果客人是步行的，她就让许多石头滚下来，挡住他们的去路。她一定在望楼或露台上大声召唤过我们，但我们没听到她的邀请。因为，不管您怎么说，我们遇到的事故肯定不是偶然的。如果您坚持要赶路，我们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哩。”

“啊，很好！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不能领我们去别处了。”

“别的地方？哪怕在城里也更差，更不洁净。除了晚餐会更好点儿……我呢，觉得今天的晚餐真是棒了！”

“晚餐是够了，而且我对住在这里并不失望，但是我知道所有关于戴面纱的太太的故事。如果冒昧地不请自来，她应该会不高兴吧？”

“她不会生气，也不会显身。我们看不到她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她不会不高兴，也从来不会伤害谁。但是不速之